

「劳燕分飞」说伯劳

程醉

《礼记·月令第六》说:“小暑至,螳螂生,鷓始鸣,反舌无声”。意思是,到了仲夏螳螂便孵化出来,鷓鸟也开始鸣叫,但百舌鸟反而没有声音了。古人所说的鷓鸟,就是在我国分布广泛的伯劳鸟。

伯劳大致是雀形目、伯劳科、伯劳属下20多种鸟类的统称。其中,栖息在我国的有楔尾伯劳、虎纹伯劳等十几种。种类不同的伯劳体型和外观差距比较大,最大的楔尾伯劳体长超过30厘米,而一般的伯劳体型都在20厘米左右。

所有的伯劳都长着钩状利爪,以及硕大如同鹰钩般的鸟喙。同时,大多数种类的伯劳,还长着如同“佐罗”眼罩般的过眼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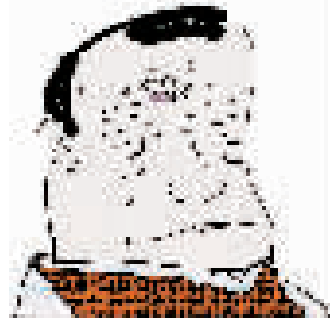
伯劳是典型的掠食性鸟类,通常以各种昆虫为食,但同样也会捕食青蛙、蜥蜴、老鼠以及其他鸟类。它们是林栖鸟,大多在树林、灌木中筑巢。成语“劳燕分飞”,其中的劳就是指的伯劳,燕指的是家燕。伯劳的家在枝繁叶茂的树林里,而燕子的家则在房前屋后,两者的方向不尽相同,人们常常借此来比喻夫妻或情侣的别离。

当你行走在清晨薄雾朦胧抑或是黄昏幽暗寂静的森林里,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树枝上竟然悬挂着,或青蛙,或蜥蜴,或老鼠等小动物们残缺不全的“遗体”时,好莱坞著名科幻惊悚电影《铁血战士》中,铁血战士将猎物倒挂在树上的场景,大概会在大脑中一闪而过。紧接着,一股莫名的恐惧便涌上心头。不过,你大可不用害怕。这些恶作剧般的场面,很可能是生活在树林里的伯劳鸟所为。

清晨时分,一只楔尾伯劳站在高高的树冠上,观察着四周的动静。它发现一只田鼠从洞穴里钻了出来,于是便扇动翅膀,直接朝着田鼠扑了过去。然而田鼠“皮糙肉厚”,即便伯劳那锋利的钩状喙,也难以轻易地将田鼠撕扯分割。于是,楔尾伯劳便叼起田鼠的尸体,找到一根锐利的断树枝或树刺将其“挂”在上面。

随后,楔尾伯劳便开始围绕着挂好的猎物,不断翻飞撕食。不过,楔尾伯劳的记性可能不太好。有时候遇到意外的惊扰,它们就会忘记自己所悬挂的食物。以至于有伯劳鸟栖息的地方,树上往往都挂着很多没有吃完而最终风干的小动物遗骸。鉴于它们猎食的方式太过“残忍”,因此它们也被称为“屠夫鸟”。

目前,所有种类的伯劳都已经列入了《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、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》。



百草园
于昌伟 痛

有些事想多了
头痛,想通了心痛。

小孙子咳嗽,去医院看专家门诊。取药回家后,其中一种药医嘱上写道:一日两次,每次0.57片。我拿着一片药为难了,怎样掰才能分成0.57片和0.43片?思量来思量去,没把握。干脆,顺手一掰,顺其自然。

接着,让小孙子吃药。开始他还挺配合,可药刚一进嘴,立即就吐了出来。他皱着眉头说:“太苦了。”任凭怎么哄怎么劝,再也不张嘴了。没办法,只好将药碾成面儿,用水调和后放白糖,说是糖,骗他吃了进去。这回连饭都吐了出来,还边叫着“苦”边“哇哇”大哭。

可惜专家了,药量算得那么精准,可就是没算到小娃娃的承受能力。精准用药固然重要,而怎样想办法把药做得让孩子不抵触、能够吃下去同样重要。

道,如果考上了,学校会派老师来通知我们,老师就会在这条路上出现。

在7月的最后一天,已经是晚上的9点了,我们的历史老师王继安骑着自行车从学校来到了我家。他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:我和弟弟,还有鲁伟,都金榜题名!

立刻,我家沸腾了,我们那个胡同沸腾了,我们整个村子沸腾了。父亲赶快杀鸡,母亲在厨房里忙活起来,说什么也要请老师喝酒。老师说:“我知道这几个孩子每天都睡不好觉,刚刚知道分数,就立即赶来了。”一整夜,父亲、叔叔、鲁伟的父亲、老师,我们三个,还有我们村里所有的乡亲,都陶醉在无限的喜悦中。

次日上午,父亲和叔叔,还有鲁伟的父亲,去我们学校,把我们的任课老师请到一家饭店。父亲说:“再穷,这顿饭也要请,没有老师就没有孩子的好成绩。”

晚上,父亲果然把公社的电影队请到了我们村,而且,电影队的队长在喇叭里喊:“为了祝贺村里三个孩子同时金榜题名,电影队在村里连放三天电影!”

连续三天在一个村里放电影,这是何等荣誉!那三天,我们村就像过年一样热闹,到处荡漾着欢声笑语。

咱村里放电影!”当时,父亲是村里的支部书记,这件事情他能够做到。那个时候农村还没有电,放电影是乡亲们唯一的娱乐方式。不管哪个村放电影,附近村里的人都来看,每一场都是人山人海。

连续三天的高考,我们晚上去那个旅馆,挤在一张床上睡觉;每天一早去考场,吃从家里带的干粮。三天之后,考试顺利结束了。

我们还是坐那种开起来呼呼作响的汽车,一起回到

村里。父亲在村口等着我们。我们都感觉考得不错,就这样告诉父亲。父亲很激动,他说:“要是你们真的都考上了,咱村就放电影!咱村从解放以来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。”但是,我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——毕竟当时只有百分之五的升学率,考上的概率很小啊。

从考试结束到公布成绩是20天的时间。在这20天里,我们三个人每天都在一起。我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走到了村口的路上。我们知

她们住对门,同一楼栋,放心的知道老姐妹没什么状况。另一个在屋里,听见她来敲门,也感觉踏实,知道老姐妹也是老样子。

她也不识字,一生闯风闯雨,把家安进城里。儿女各自成家,老伴儿已经走了,剩她一人独住。

她生在书香之家,一生无风无浪,和丈夫同是教书人。独女定居远方,老伴儿前几年先走一步,也剩她一人寡居。

两个老太太的年龄加在一块儿,超过了一个半世纪,好在身体都还算硬朗。每天,这个去敲那个的门,或者那个来敲这个的门。一起去楼下走走,或者她为她读读书,或者她和她翻翻旧相册,淡看风雨。

她去敲门,听见回应,感觉

了县城了。

我们那个亲戚叫侯守顾,他是我们村本家的女婿,在县城汽车站附近的旅馆工作。那个年代,我们村没有一个人在县城工作,父亲想了很久想起有这么一个可以攀上的亲戚,于是就去他的岳父家里拜托人家。正巧,侯守顾的爱人住在娘家,人家一口答应,让我们下了车就去找他。

侯守顾很客气,但是他说他只能给我们安排一张床,他没有更大的权利。我们很

当年高考

鲁先圣

感激,能够在旅馆里住就知足了,好在我们都瘦小,挤在一张床上勉强还可躺下。我们下午一路问着去了一中的考场,对照着准考证,认好了自己的位置,然后就在县城大街上闲逛起来。县城并不大,我们没有多久就逛了个遍。大街上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很多,大部分都是从乡下中学来参加高考的。我们三个人边走边看边议论,都在心里想着即将开始的高考。

临来的时候,父亲说:“要是你们三个都能够考上大学,

心致志便可立竿见影,而节奏隐隐约约,心思只要有一点浮动便会荡然无存。细节处的小别致与节奏中的大格局融为一处,一个人才能行走世间洒脱自如。

侍候一株植物要周到精细,挖开一道沟渠要严谨认真,这是细节的力量;花期到了花自然会开,流水来了渠自然会成,这是节奏的智慧。在细节中提升能力,在节奏里积聚智慧,人生的快与慢便不致混淆,外界事物再怎么千变万化,一颗心已然成竹在胸不慌不忙。

在细节中仍能把握节奏的人,人生自然会潇洒自如翩翩起舞。

节奏与细节

石兵

完,用不上脱粒机。那时候,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脱粒机是谁家的,谁就要帮着打麦子。因为,脱粒机是贵重物件,没人放心让别人去操作,万一操作不当烧了机器或出现故障,那就麻烦了。当然,用人家的机器,也要给人家使用费的。

小乙叔帮我打麦子,爷爷就去帮他家割麦子了。奶奶带着我们姐四个从麦地转移到打麦场。打麦场旁有一条三步宽的浅沟,沟里没水,全是杂草,沟那边就是通往村子的小路。我们都坐在沟边看着打麦场。脱粒机“轰隆隆”的声音巨大,小乙叔负责把麦子送到脱粒机

那个大簸箕一样的入口里。这是最重要的一环,如果送进去的麦子里掺杂着小石

块,脱粒机的齿轮就会被磕坏,小乙叔自然不放心让别人来干。机器下面的滚轮不停地转着,把麦穗切下来,麦秸从左边的出口喷出去。然后,麦穗被机器磨出麦粒,从右边的出口流出来,流到下面接着的一个柳条编的大筐箩里。

打麦粒这活儿需要好几个人一起配合才行。机器转得快,入麦个子必须跟得上,不然脱粒机就光耗电不出活儿了。妈妈管给小乙叔递麦个子,好让他跟上机器的速度。爸爸用一根一人多高的大木叉子把麦秸挑到一边去,还得堆成漂亮的麦秸垛。麦秸当时是供烧火做饭用的。挑麦秸是最累人的,因为要跟上机器吐麦秸的速度。

打麦场

林梅朵

割完麦子后,要将麦个子运到打麦场脱粒。打麦场是提前打好的。全村的打麦场都不固定,谁家相中哪块空地,就在那里洒水,然后用碌碾来来回回轧,轧几遍撒上一层麦糠接着轧。直到那块空地梆硬梆硬的,才能做打麦场。要是轧得不硬实,麦粒就会陷到地皮里,抠都抠不出来。我家的麦场是爷爷早早轧出来的。

爸爸邀了小乙叔帮我们给麦子脱粒。脱粒机是小乙叔家的。他家的麦子还没割

星期文库

儿时的麦收之三

0.57片

赵盛基